

大栅栏

编剧：朱晓平
改编：傅靖生 鲁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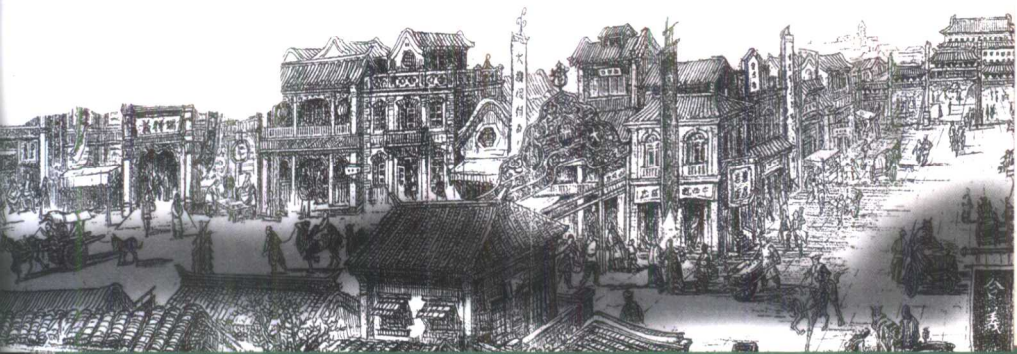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大栅栏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编剧：朱晓平

改编：傅靖生 鲁歧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栅栏/朱晓平编剧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01. 8
ISBN 7-205-05072-3

I. 大… II. 朱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8757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字数: 413 千字 印张: 15 1/4 插页: 3

印数: 10,001—30,000 册

2001 年 9 月第 2 版

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 树

责任校对: 侯俊华 赵耀今

封面设计: 刘冰宇

版式设计: 王玉菲

定价: 29.80 元



主要演员:

黄宗江	黄宗英	黄宗洛	黄宗汉	吕丽萍	谢刚	刘钧	杨义	孙党营	汪园园
张炬	娟子	方征	李嘉存	马伦	郑天庸	韩月乔	李鹏	马小宁	李永贵
贺生伟	刘桦	王宾	杜旭东	徐成峰	艾德逊	威尔第	曾革	胡晓婷	汤加丽

演 迷

论证专家

阮若琳 黄宗江 林兆华 王培公
黄宗汉 李晓明 鲁晓威 初晓玲

主要制作人员

总策划：黄宗江

监制：张明智

文学顾问：黄宗江

艺术顾问：林兆华

民俗顾问：杨少华

出品人：陈力、王健、张明智

编剧：朱晓平

总导演：谭凤岐

导演：傅靖生

摄像：阿傅

美术：肖士增

作曲：姚明

责任编辑：叶曙光

总制片：苏崇山

执行制片人：杨义

制片人：鲁歧

内容提要

故事以老北京的大栅栏为背景，围绕着罗家、仇家、穆大人与被视为“国宝”的老中医乌少伯展开，主人公罗吟秋、仇子瑜同是商家之后，既是同窗也是世交，又都依靠着同一个后台——穆大人。在激烈的商场角逐中，双方尔虞我诈，拚得你死我活。在关键时刻，后台老板穆大人为了保全自家性命，又像扔掉一件旧衣服一样抛弃了罗、仇两家。在官场的险恶、商场的惊骇中，还夹杂着情感的纠葛。乌少伯的女儿乌巧云同时被罗吟秋、仇子瑜看中，与仇子瑜相依为命的妹妹仇子兰又深深地爱着哥哥的“敌人”罗吟秋。更让人烦心的则是穆大人同时虎视着乌巧云与仇子兰。

剧中人物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怀揣私心，又有自己的做人原则。





第一集

三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大栅栏》

瀛台皇宫·远景·夜·外。

一轮寒月倒映荡漾的湖水中。瀛台孤立于寂寞夜色里。一管竹箫吹出一支幽怨的古曲。听得出吹曲人此时心境。一组悲凉的故宫空镜，伴着古曲。

突然间，曲声戛然而止。

光绪皇帝：“你给我喊！喊！喊万岁万岁万万岁……”

瀛台皇宫·涵元殿书房·夜·内。

孤灯昏暗，将光绪皇帝的影子映在墙壁上。

啪！一本珍贵的画册被撕扯得乱七八糟摔到地上。

啪！又是一方砚台被狠狠地摔碎了。

随即，有毛笔、书籍等物……一样样东西摔到地上。

光绪在烦躁地发作着。

亲随太监葛连才跪在地上，以膝盖挪动，一样样收拾收拾着。

光绪怒喝画外音：“你给我喊！喊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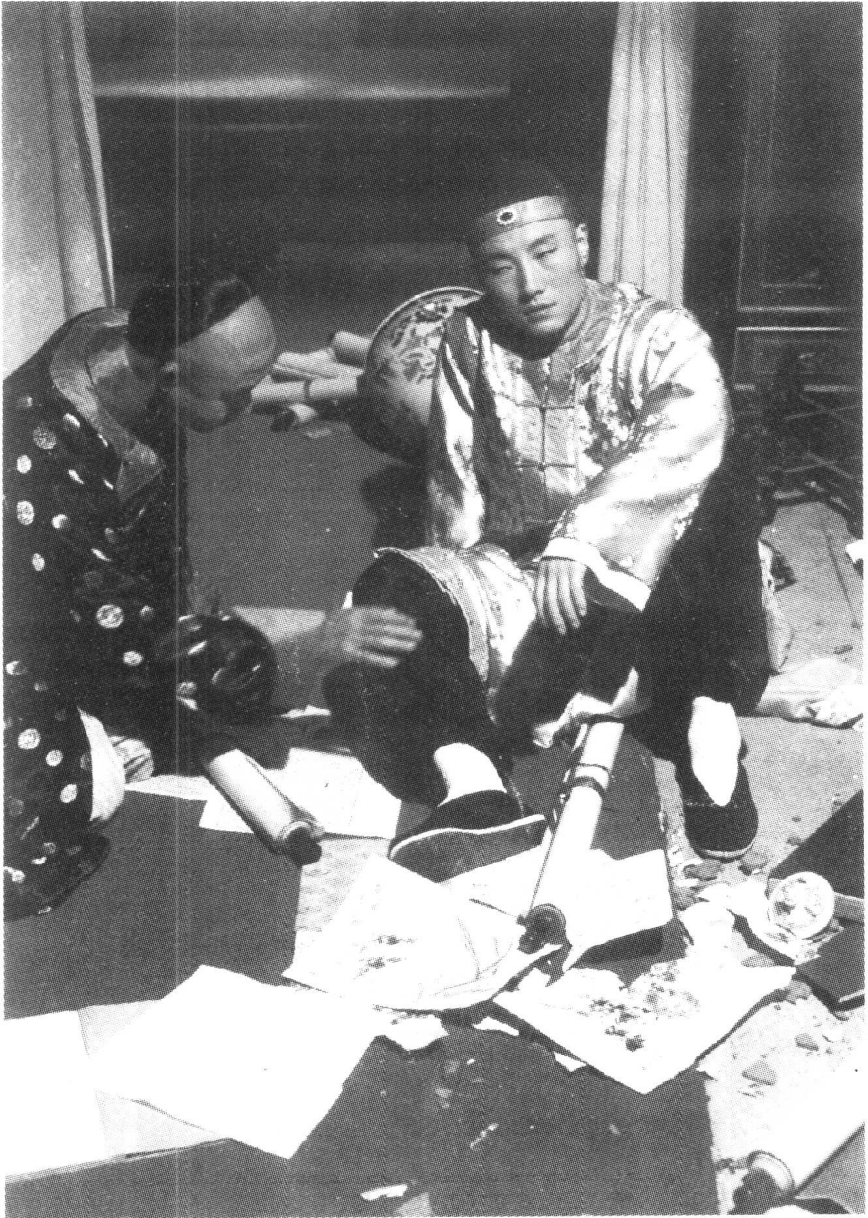
葛连才边收拾东西，边模仿着大臣上朝，呼喊：“臣叩见万岁。万岁万岁万万岁”……他就这么一遍遍呼喊。一样样东西还继续摔下来……

葛连才站起来，先拿起一对小象递给光绪，接着又拿起一对小象递过去：“您摔这个。”

葛连才与光绪对视。

光绪：“朕越来越离不开你了！”

光绪咳嗽了几声。葛连才赶忙上前轻柔小声地说道：“万岁爷，风大。您该躺会儿了，您哪能这样啊？不吃不睡



的。就是铁打的，也经不住这么熬啊。更甭说，您一天还尽发火，摔东西砸家伙的。怒可伤肝啊。”

光绪长叹口气转过身来，葛连才赶紧将窗户关闭，要搀扶着光绪进卧室。

光绪静下来：“你听听是什么声音？”

葛连才扶好光绪，出屋。

瀛台皇宫·栈桥·曦·外。

故宫的角楼顶上有一丝霞光了，这座木板铺就的栈桥是为了接通瀛台的。此刻，桥上有人在抽走几块桥板。

对话：A：“全拆了？”

B：“抽几块就得。”

A：“抽了板子，桥不成桥了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”

B：“你哪儿那么多话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让你干啥就干啥。”

远处可以看见失望的葛连才。

瀛台皇宫·涵元殿光绪卧室·夜·内。

光绪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葛连才：“？”对窗外略有所顾：“外面是天亮了，皇上，歇息吧。”

深宫的宁静。

光绪：“你瞞我！”一把推开葛连才，拿起望远镜走出。

瀛台皇宫·涵元殿·外·曦。

一个光绪单筒望远镜的主观镜头：拆桥的工役走了，有一段断桥映入光绪的眼帘。

光绪：“唉，这一座栈桥，让朕知道朕还是和人间连着。可拿去几块桥板，朕便与世间隔绝。唉！瀛台孤岛，一如牢笼。谁知道，大清堂堂一国之君，却落得个阶下之囚……”光绪伤感地说不下去。望远镜垂了下来，看得出，形神已不能自制。

葛连才：“万岁爷，您就甭想这些了。越想，您心里越难过。干吗总跟自个儿过不去呢？日子还长，奴才看，这江山还

得万岁您来坐。此一时，彼一时，没有过不去的时候。”

光绪激动地冲向湖边，使出全身的力量把望远镜向湖心扔去：“我算哪门子皇上！……把我关在这儿，却以我的名义发出一道道诏旨，杀我信用的人才，废我颁行的法令！让天下臣民、万邦万国都以为我载湫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！”他痛不欲生，捶胸顿足：“朕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大清国？还不是为了让咱们中国能强盛起来，不再受洋鬼子的欺侮？”

葛连才流着泪：“皇上的这片心，天知道，地知道，奴才知道，天下臣民也都知道！”

光绪暴躁地：“知道个屁！朕为了他们，落到如此地步，他们谁来过问朕呐？”

忽然，光绪剧烈地咳嗽起来，葛连才从后面急忙跑上前来，为光绪披上龙袍后搀扶他回殿，刚到门槛，光绪无力地坐下，又一阵剧烈地咳嗽。葛连才为光绪捶背，并掏出丝巾捂住光绪的嘴，光绪帝烦躁地用手将葛连才拨开，丝巾飘云港飘落地，光绪与葛连才大吃一惊全呆住了。

只见雪白的丝巾上一团殷红的鲜血。

光绪肩上的龙袍滑落下来：“我！我吐血了？！”

光绪呆呆地看着丝巾上的血，突然狂笑：“哈哈！你们还不信朕是个呕心沥血的好皇帝？看吧！你们看啊！”他抓起丝巾猛地掷向茫茫夜空，无力地呆倚着门框。

瀛台皇宫·曠·外。

一个人影悄悄地从瀛台出来走到湖边。

人影脱衣，下水，悄无声息地朝湖对岸凫水而去。他就是葛连才。

宛平县衙·晨·内。

麻世桐惊讶地：“是你？快告诉我，皇上怎么样了？”

葛连才看一眼麻夫人。麻夫人会意，退出去，顺手带上了门。

葛连才的泪一下子涌出来，就地跪倒：“麻大人，您要救皇上一命！”

麻世桐慌忙扶起他：“别这样！快说！皇上龙体究竟如何？”

麻府·院中·晨·外。

麻夫人警惕地守望着。她看看窗上晃动的两个人影，深深叹口气。

葛连才伤心地说：“万岁爷昨儿吐了血。”

麻府内·日·内。

葛连才：“这些御医是指望不上了！不说他们是不是受人指使，就凭他们谨小慎微的劲儿，也只能开些治不了病也要不了命的药！皇上的病可实在拖不得了！”

麻世桐点点头：“是的。外头风传，端王的儿子已经进宫，即将封为大阿哥。这时候，皇上再一病……”他不堪设想地摇摇头，坚决地：“无论如何，先得把皇上的病治好！”

葛连才：“朝中大小官员，都是势利观望，不肯趋前沾这个包。想来想去，只有麻大人您可以信托，小的这才偷偷出宫，告以实情。您快想个办法吧！”

说完，葛连才急切的一把抓住麻世桐的袖口：“麻大人，您常说，皇上待您恩重如山。”

麻世桐：“的确啊。我麻世桐如不是万岁爷龙慧知遇，不拘资历，大胆启用，恐怕早饥寒死于街头巷尾。”

麻世桐沉重地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容我三思，但这国医高手去哪里寻找呢？”

麻夫人端药罐进：“你该吃药了。”

葛连才：“麻大人，你也？”

麻大人接药后示意麻夫人出去：“我这防患于未然，青山平时养青山，到时候就有柴烧。我的命硬，金多火多，缺木，多用是温补药，是我夫人从大栅栏永丰堂求来的，我这宛平县有几家药铺也算得有名了，可是一吃就流鼻血。”然后顺口又嘟囔句：“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。”

葛连才：“你的药方是不是乌少伯开的？外来的和尚……”

几乎是同时麻和葛想出了同一个办法，同时开了口：“对，把乌少伯请到宫里！不，太冒险了……”

麻世桐：“主意倒不坏，名医进宫，可是天时不同了，比不上当年翁同龢请乌少伯了。”

大柵栏·街口·日·外。

便装的麻世桐与葛连才随着人流走进繁荣热闹的大柵栏一条街。

街两边，绸布庄、鞋庄、钱庄……当铺、成衣铺、鼻烟铺……古玩店、茶叶店、南货店……一家挨着一家。“馨露园”、“瑞祥义”、“合义斋”、“福升号”……黑底金字的招牌一块连一块。红男绿女，招摇过市。揽客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“哎！刚到的新货啦！真正的潞绸！”

“先生，要不要试试英吉利国的鼻烟？”

“甩啦！不惜血本呐！快来买呀！过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啦！”

……

麻、葛二人无暇欣赏街景，他们一家家寻找着。

乌巧云拎着只鸡，轻快地走来。

麻世桐拦住她，拱拱手：“姑娘，看样子你像是这儿的住户？”

乌巧云大眼睛一忽闪：“怎么了？”

麻世桐：“跟您打听一声儿，‘永丰堂’怎么走？”

乌巧云：“你们去抓药？”

麻世桐：“看病。”

乌巧云抿嘴一笑：“跟我走吧。”

她领着二人向前走去。

葛连才：“永丰堂是不是有位乌少伯？他在吗？”

乌巧云：“他天天都在。你们认识他？”

麻世桐：“我们也是慕名。”

乌巧云：“我说呢，那是我爹。”

麻世桐与葛连才对视一眼，正要进一步打听，乌巧云忽然止步。

大栅栏·苏记南货铺门口·日·外。

店主苏仲孝可怜巴巴地在招揽顾客：“进来瞧瞧吧，胭脂水粉，木梳丝线，擦手的嘎利油……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……”

两个女郎正要进去。街对面一阵吆喝声又吸引了她们。

大栅栏·南货店对面·日·外。

街对面支起个洋布棚，挑着五颜六色的彩旗。

小伙计高声吆喝着：“洋货啦！真正的洋货！洋蜡洋火！洋粉洋镜子洋胰子！口红雪花膏洋手绢啦！真正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的名牌啦！当今眼下京城最时髦的洋货啦！”他点头哈腰地对走来的女郎，“二位大姑娘长得这么俊，再抹点海尔非的雪花膏，啧啧，人家还以为是哪个府里的格格出来了呢！”

女郎被他说得直乐。

大栅栏·苏记门前·日·外。

苏仲孝恨恨地看了对街一眼，重重叹了口气。

乌巧云走过去：“苏伯伯，我爹给大娘开的方子，您怎么吃两付就不吃了？”

苏仲孝勉强笑笑：“是巧云姑娘啊。唉，我娘这病，亏乌先生治着。可这么贵的药，长年吃，真吃不起呀。”

乌巧云：“那也不能不治病啊。要不，我让吟秋跟他爹说说，少收您点儿药钱？”

苏仲孝：“那怎么合适？”

乌巧云：“就这么着了，您就去吧。”转身对麻、葛二人：“咱们走。”

苏仲孝看着他们走远，忽然，他的小女儿慌慌张张跑

出来，喊着：“爹！奶奶不行了！”

苏仲孝吓了一跳，忙嘱咐：“看好铺子！”自己匆匆跑进去。

大柵栏·永丰堂·日·肉。

大堂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常。

乌巧云领麻、葛二人走进，指了指诊室：“我爹就在那儿。看病的人多，您二位排着等会儿。”她自己走向正监督药工碾药的罗晋山：“罗伯伯，吟秋还没回？”

罗晋山眉开眼笑地望着她：“怎么？还给他买只鸡？花这个钱干吗？”

乌巧云脸红了：“他一路多辛苦啊，不该犒劳犒劳？”

柜台那边忽然争吵起来。罗晋山与乌巧云愕然望去。

柜台边。顾客指着药：“你这黄柏有三钱吗？等子都不使，就那么手一抓？”

大侯眼皮也不抬：“没错儿，不信您拿等子来称，少一钱，陪你一两。”

罗晋山走过来，笑笑：“这位先生，您怕是第一次来我们永丰堂，这一手抓，是我们这儿的绝活儿，错不了的。永丰堂天天这么多客人，每个方子都是十几味药，每味药又得抓几次，都上等子称，怕耽误您的工夫，没别的意思。”

顾客不信：“你们永丰堂就这么牛？你这么多伙计，今个一手准？掌柜的，这一人手下差一点儿，加起来，您可省老了！”

罗晋山笑笑：“好，您说的也是个理儿。”他招呼伙计们，“都先停停手里的活儿，过来！巧云，你也来。”

乌巧云：“我？”

顾客们都过来看热闹，包括麻世桐和葛连才。

罗晋山：“这位先生怕我们学艺不精，照顾不周。他这是九味黄柏，大侯抓了一味，还有八味。加上你，正好八个人。”他对顾客，“这位巧云姑娘只能算永丰堂半个学徒，今几个，我让他们一人给您抓三钱黄柏，您可以上

等子称，若缺一厘，我赔您一两银子！抓！”

八个人排成一排，八只手，在黄柏的抽屉里抓了一把，分别放在八张包药的纸上。

大侯把等子挪到顾客面前。

大侯：“您随便儿称。我们掌柜的说了，少一厘，赔一两。多好的机会！”

顾客看看这八个人，独独把乌巧云的一包拿过去，倒在等子上称起来。

所有的人都饶有兴趣地瞧着。

顾客红了脸，拱拱手：“成成，服了服了。”他对大侯，“您抓吧。”

众人一笑散开。麻世桐与葛连才不由同时向乌巧云一伸大拇指。

乌巧云羞红脸，拎着鸡跑到后院去了。

麻、葛二人正欲转身走向诊室，忽然一阵喧嚷，苏仲孝领着人，用门板抬着苏老太太，冲进了永丰堂。

苏仲孝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乌、乌先生！救命！”

乌少伯起身看了一眼门板上的苏老太太，坐下来，继续为一位中年妇人看病。

苏仲孝着急地：“乌先生！我娘……”

乌少伯：“我看见了。等我给这位大嫂开完方子再说。”说完，他提起笔，若无其事地问妇女：“上次行经是在什么时候？”

苏仲孝急出一头汗，转身对着罗晋山连连作揖：“老掌柜的！您行行好吧！人命关天的事，……”

罗晋山对乌少伯：“少伯，仲孝急成这样，你就……”

乌少伯：“他急，人家也急。什么时候都得讲个先来后到。”他又看了一眼门板，“你们把老太太身上捂的被子先掀了，让病人透透气。”

六儿欲掀被，苏仲孝使劲按住：“这可不行！我母亲一身虚汗，过了风还了得？”

六儿：“乌先生您看……”

麻世桐和葛连才也看得直摇头。

乌少伯厉声地：“谁是大夫？是你，还是我？掀开！”
苏仲孝不由松开手。六儿上前，将盖着的被子一下掀开。

老太太不由浑身一哆嗦。
苏仲孝跟着打了个寒噤，看着乌少伯。
乌少伯却慢条斯理地慢慢开着方子。

大栅栏·永丰堂后院·日·外。

乌巧云在手脚利索地杀鸡。女仆秦妈提着菜篮买菜回来。

秦妈明知故问：“巧云姑娘，今儿不是年不是节的，又没请客，干什么杀鸡呀？”

乌巧云抿嘴笑而不答。

秦妈弯腰冲她直笑：“是因为大少爷今儿个从安国药市上回来！对不对？”

乌巧云：“秦妈你真是的！干你的活儿吧！”

秦妈咯咯直乐，乐过一气，又叹口气：“大少爷人缘是真好！谁都惦记他！刚才我在街上碰见了子兰姑娘，也同了我半天。”

乌巧云一愣：“仇子兰？她干吗来了？”

秦妈：“我见她陪着她哥，坐着那洋车，准也是来逛大栅栏的。还说，待会儿要来瞧你呢。”

乌巧云有些心不在焉，手一松，杀了一半的鸡带着血挣扎着跑了。她惊叫。

大栅栏·永丰堂·日·内。

乌少伯已经看完了病人，他扫了门板上的苏老太太一眼，不慌不忙地在铜盆中洗着手。

苏仲孝看看直倒气的老娘，跟在乌少伯后面，又不敢求他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罗晋山担心地低声提醒：“少伯，……”

乌少伯擦擦手上的水，对六儿：“扶老太太站起来。”